

濶洲岛史话

范翔宇

提起濶洲岛的历史人文，有一个人的名字最为论者推崇，他就是《牡丹亭》的作者，明代的伟大剧作家、诗人汤显祖。汤显祖与濶洲岛的佳话流传至今是因为他写的一首诗：《阳江避热人海，至濶洲，夜看珠池作，寄郭廉州》。

这是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汤显祖被贬谪赴任徐闻县典史时所作。汤显祖是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先后担任南京太常博士、礼部主事。礼部在明代是负责仪制、祠祭、主客、精膳的机构，主事是礼部中掌管文牘，分掌郎中、员外郎的事务，握有实权的正六品官员。汤显祖在任上看不惯官场上庸俗作风，上了一篇《论辅臣科臣疏》，一口气严词弹劾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等包括宰相、大学士、御史等一大批官员，对万历登基二十年的政治都作了抨击，引起朝中权贵们的震怒，因而获“抨击朝政”之罪，结果是被贬为徐闻县添注典史。明代的典史是知县府衙中掌管文书事务的官员，相当于秘书之类的职能，这是一个品外负责具衙文牘的小吏，且加上又是作“添注”安置，也就变得可有可无，无所事事了。因此，汤显祖就是带着贬徙旅愁来徐闻上任的。

汤显祖十一月间来到徐闻后，由于心情沉郁，加上水土不服，很快就病倒了。好在徐闻民众素仰汤显祖的名气，对他怀有敬重之情，于是就安排他到濶洲岛去散心。汤显祖在濶洲岛上看到了传说中的珠池，感慨良多，写下了这首《阳江避热人海，至濶洲，夜看珠池作，寄郭廉州》。

诗中描写了诗人在濶洲所见及珠民采珠的状况。诗中提到的交池就是

珠池，语出晋代刘欣期所著的《交州记》中关于珠池的记载。涠洲岛的珠池早在晋代就有记载了，七大珠池中的“望断”珠池就是在涠洲岛。汤显祖在诗中称是“避热入海，至涠洲”的，但当时他是一个贬官身份，而且又无职务，看见涠洲景色，有感而发。其中“日射涠洲郭，风斜别岛洋。交池悬宝藏，长夜发珠光”则是借用“珠还合浦”的典故，来“寄郭廉州”，就是为了寄托“为映吴梅福，回看汉孟尝。弄绡殊有泣，盘露滴君裳”的情怀。这里也许寄托了汤显祖的一种期待的同时，也是对郭廉州的颂扬。诗中的郭廉州即时任廉州知府的郭廷良。郭廷良，福建漳浦人，万历年间任廉州知府。郭廷良在廉州知府任上，宽任待下，清介自持，执法严正，建树颇多，史称廉州在郭廷良的治理下“文运重光”、“农耕兴旺”。汤显祖看了珠池，想起孟尝，写诗寄给郭廷良，除了抒怀之外，还有敬仰之情。为此，汤显祖在回程的时候，专门从合浦上岸，想顺道拜访郭廷良。

汤显祖来到合浦后，却没有见到郭廷良。他在游览了廉州风光古迹中却了解到了另一个清廉太守的故事，这个清廉太守就是明万历六年（1578年）廉州知府周宗武。周宗武为官清廉勤政，在任上为老百姓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还捐钱修建廉州城，兴修水利、扩建学府等。周宗武在任上积劳成疾去世时，家中却一无有，连安葬的钱也没有，是廉州吏民凑钱为之安葬。而周宗武的妻子则靠为人舂米、洗衣抚养孩子。汤显祖对此感触很大。他把周宗武的清廉事迹带回徐闻广为传诵，要求部下都要向周宗武学习，做一个清正有为的官员。这就是汤显祖的合浦之行，从中真切地感受到了“珠还合浦”的清廉吏风。

从诗中的描述来看，汤显祖是从海上来看涠洲景色的。因此才有“日

射濶洲郭，风斜别岛洋”的视觉感观。“别岛洋”是指斜阳岛，古代又称斜阳岛为“蛇洋洲”，故有此说。虽然，汤显祖到濶洲的活动情况已不可考，但这首诗却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事实，起码在明代，濶洲岛就是一个人群聚居的地方。因为，汤显祖是应徐闻仕民之约，为避热至濶洲看珠池，不是探险而来的，可见当时濶洲已具有一定的开发程度，且成为一个较具知名度的旅游景点了。换言之，濶洲岛的开发历史可以上延至明代以前。汤显祖的这首诗为濶洲岛的历史人文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笔。濶洲岛的历史也因为留有汤显祖的足迹而引以为自豪，因为有了汤显祖这首“寄郭廉州”诗，使更多的人知道了濶洲岛的名字和历史。

事实如此。晋代刘欣期所著的《交州记》中所记述的濶洲，就是最好的史证。《交州记》中记称：“去合浦八十里有濶洲，周回百里。”“合浦濶洲有石室，其里一石如鼓形。见榴杖倚着石壁，采人常祭之。”从这些记述中可知，在晋代（281-420），濶洲岛上就有采珠人聚居谋生了。从“采珠人常祭之”的情形来看，濶洲岛上的这个石室应该是现今的濶洲的三婆庙所在。由此则说明采珠人的祭祀活动在当时已是经常性的了。从记述中的祭祀情形来看，祭祀的不是鬼神仙佛，而是“其里一石如鼓形。见榴杖倚着石壁”，应该是一种图腾崇拜，这与北海沿海渔村蛋家古代的图腾崇拜是相一致的。

唐代的刘恂在《岭表述异》“廉州珠”篇中记载：“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

《政和本草》引述：“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岁，刺史亲监珠户人池采老蚌割珠，取以充贡。池虽在海上，而人疑其底

与海通，池水乃淡，此不可测也。土人采小蚌肉作脯，食之往往得细珠如米者。乃知此池之蚌随大小，皆有珠矣。”

这里“廉州边海中有洲岛”中的“洲岛”，指的就是涠洲岛。意思是说，每年到了要向皇帝进贡珍珠的季节，太守都会亲临涠洲珠池监采珍珠。《岭表述异》中的这段记述，正好印证了刘欣期“采珠人常祭之”的情景描写。因为，珠民们在入池（下海）采珠前，都要举行祭海仪式。在《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中：“唐置廉州，大海在西南一百六十里，有珠母海，郡人采珠之所。”珠母海也即珠池。通过《岭表述异》的描述可知，既然太守都要亲临涠洲珠池监采珍珠，平日里珠民们在涠洲岛上采海为生的社会环境，已是常态化的了。

清代李调元在《南越笔记》中记有古代采珠的祭礼仪式：“凡采生珠，以二月之望为始。珠户人招集嬴夫，割五大牲以祷。稍不虔洁，则大风翻搅海水，或有大鱼在蚌蛤左右，珠不可得。又复望祭于白龙池。以斯池接近交趾，其水深不可得珠，冀珠神移其文珠至于边海也。”并为之作诗称：

合浦珠池涠溱窟，吐纳清光孕明月。

每年秋夕晒珠时，半天闪烁红霞发。

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祭礼仪式是人群聚居地区社会活动的主要表现。由此可见，起码自晋代起，涠洲岛就是“采珠人”，也即是蛋家聚居的生息地了。从清代李调元的记述中可以了解到，涠洲岛“采珠人”和蛋家的采珠祭礼或祭海仪式一直延续下来了。

那么，涠洲岛上的这个珠池叫什么名字呢？

宋代曾任钦州教授的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中记述尤为明确：“合浦

产珠之地，名曰断望地，在海中孤岛下，去岸数十里，池深不十丈。蜃人没而得蚌，剖而得珠。取蚌，以长绳系竹篮，携之以没。既拾蚌于篮，则振绳令舟人汲取之，没者亟浮就舟。不幸遇恶鱼，一缕之血浮于水面，舟人恸哭，知其已葬鱼腹也。亦有望恶鱼而急浮，至伤股断臂者。海中恶鱼，莫如刺纱，谓之鱼虎，蜃所甚忌也。蜃家白云：‘海上珠池，若城郭然，其中光怪，不可向迹。常有怪物，哆口吐翕，固神灵之所护持。其中珠蚌，终古不可得者。蚌溢生于城郭之外，故可采耳。’所谓珠熟之年者，蚌溢生之多也。然珠生熟年，百不一二，耗年皆是也。珠熟之年，蜃家不善为价，冒死得之，尽为黠民以升酒斗粟，一易数两。既入其手，即分为品等铢两而卖之城中。又经数手乃至都下，其价递相倍蓰，至于不赀。”

这里不但提出了濠洲岛珠池的名字，也详细记载了珠民采珠和卖珠的过程。

南宋四大名臣之一的范成大在其所著的《桂海虞衡志》一书“志虫鱼”篇中也记述：“珠出合浦，海中有珠池，阖户投水采蚌取之，岁有丰耗，多得谓之珠熟。相传海底有处所，如城郭大，蚌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近。蚌之细碎蔓延于外者，始得而采。”这里是对珠池形状的描写。《桂海虞衡志》出自《四库全书》存本。由于种种原因，《四库全书》存本的《桂海虞衡志》只是该书的第一卷，而《桂海虞衡志》共三卷。与范成大同时代的黄震所著的《黄氏日钞》中，摘录有另一版本的“志虫鱼”篇，其中记载甚详：“珠，有池在合浦海中孤岛下，名望断池。去岸数十里，望岛如一拳。池深可十丈，四周如城郭，纤细零溢生城郭外者，乃可采。岁有丰耗，多得谓之珠熟。”这段描述与范成大的描述大同小异，只是指明了珠池

的名称和位置。由此得知，起码在宋代，濶洲岛上的“望断”珠池之名已是共识。

凡此种种，都集中到一点，就是濶洲岛自晋代以来便成为珠民们聚居生息的地方，人们的社会活动从未间断。

到了明代，随着抗击倭寇和防御海盗的需要，濶洲岛地位的重要性也就日益突显，史料的记述也渐见增多，外界对濶洲的了解和认识也就更加全面了。

明崇祯十年（1637年）《廉州府志》卷六“备倭”篇中记：

“濶洲在珠母海中，当冠头岭之南约二百里，每天将阴雨，辄望见之，晴霁则否。周围七十里，昔为寇穴，万历六年，移雷州民耕住其地。万历十八年，设游击一员镇之。二十八年移于永安。”

“濶洲六营：濶洲左部大小兵船十二艘，灰斗船五艘，东船二艘，艚船二艘，哨船一艘，乌船一艘。濶洲右部大小兵船十一艘，灰斗船四艘，福船一艘，艚船四艘，哨船二艘。牙山营大小兵船十七艘，灰斗船六艘，艚船六艘，哨船二艘，乌船一艘，东船六艘，八桨船一艘。”

《明史·地理志》中还记：“遂溪府北。东西滨海。西南有乐民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十月置。西北有湛川巡检司，治故湛川县，后迁县东南故铁杷县。又西南有濶洲巡检司，治海岛中博里村，后迁蚕村。”

《大明会典》记：“凡海禁。弘治十三年令、官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入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而纠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

或探听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若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问发边卫充军。

关津巡检司、提督盘诘之事。雷州府旧有遂溪县濶洲、徐闻县遇贤、各巡检司。”

清《廉州府志》“海防”篇又记：“濶洲当雷廉琼三郡之中，惟盛夏南风大作不可停舟，余时皆可湾泊，盗船往来憩息其中。”

从《廉州府志》和《明史·地理志》等史籍的记述中可见濶洲的战略地位、兵力部署及其在抗倭、防御海盗及禁海中的重要。

明末清初的史学家顾祖禹在其所著的《读史方輿纪要》中记：“雷州凸出海中，三面受敌，其遂溪、湛川、濶洲、乐民等四十余隘，固为门户之。”

“遂溪县”条下又记：

“乌蛇山县东北三十里。山弯长而黑色，产乌药。又县东南百里有覆孟山，以形似名也。《志》云：县东北百五十里有调楼山，高十余丈，上常有五色光见，若楼台然，因名。○螺冈山，在县西南七十里，高二十仞，盘曲如螺。又县西南二百里海中有濶洲山，中有三池，旧产珠。《志》云：山团围皆海，周七十余里，内有八村，人多田少，皆以采海为生，一名大蓬莱。旧为防海要隘，万历十七年，以珠贼为患，增兵戍守。山之阳有蛇洋洲，亦名小蓬莱，特起海中，如蛇形，周四十里，与濶洲山相对。”

“海在县东南百余里。《志》云：海中有调鸡门，周百有五里，隔吴川县洲仅一港地，势奔趋如鸡转翅，故名。县西南亦滨海，海中有濶洲山也。”

《读史方輿纪要》中的“廉州府”条中记：

“珠母海府东南八十里巨海中。中有七珠池：曰青莺，曰杨梅，曰乌

泥，曰白沙，曰平江，曰断望，曰海渚。后为五池，其东为断望、对达二池，无珠；西为平江、杨梅、青莺三池，有大蚌，剖而有珠。今止以三池名所谓合浦珠也。南汉刘于合浦置媚川都，令人入海采珠，溺死者甚众。宋开宝五年，诏废之。明嘉靖二十二年诏采珠，二十四年复采，寻以碎小不堪用而止。海中有围洲，周回百里，昔有野马渡此，亦名马渡。”

“濶洲巡司，在海中濶洲山上，洪武三年置。”

又记：“雍正年间，濶洲先后列入海安营守备和龙门左营海巡范围，并且与海口的海巡联防，定期会哨。”

又记：“濶洲岛前明设防海游击兼守珠池。”

从《读史方輿纪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濶洲岛在明代的相关信息如下：

天气晴朗时，在北海可望见濶洲；

洪武三年（1370年），设濶洲巡检司；

万历六年（1578年），迁移雷州的农民去开垦濶洲，耕种住其地；

万历十八年（1590年），设游击驻军岛上（明沿边与要地驻军有游击将军，无品级，无定员，位次参将，明初多以功臣、外戚充任，分掌驻地防守应援，后定游击从三品。清绿营兵军官有游击，秩从三品，位次参将，为将军、督、抚、提、镇分领营兵的军官）；

当时濶洲游击营统领的大少战船达四十艘；

明代濶洲属雷州遂溪县辖；

濶洲岛称大蓬莱，斜阳岛又称蛇洋洲，亦名小蓬莱；

当时濶洲岛与内陆之间的海域有野马渡海而过，亦名马渡；

濶洲珠池列入军队管理。

明代崇祯八年（1635年），游击将军张绍良题写的《永安营所题名碑记》中也记：

“濶洲者，古之小蓬莱也。孤悬溟渤中，四望无际。斜阳岭屹峙于南，六珠池环互于北面，东西雷廉琼崖交趾，如暮错而不可睥睨。神宗十八年，始设游击将军驻扎于此，因改今名。

是时，游击为漳南陈公起元，其峰敕莅止也。披荆棘开草蓬，建城堡创衙宇。已乃招兵抚民而濶洲遂成重镇焉。辖钦州守备一、龙门乾体把总二、廉州卫一、千户所六、标下一中军官、牙山左右部三、战船六十艘、官兵一千八百员名。雄视海天，鲸鲵灭迹，故朝廷无南顾之忧焉。

后因濶洲峻石绕岩，泊舟匪便，二十七年，适有开采之役，遂移驻濶洲游击于永安所……”

清《廉州府志》中“濶洲”碑文篇中，对濶洲的记载尤为详尽：

“濶洲在雷州府遂溪县西南二百里大海中，内有八村，山多田少，洲人以捕鱼为业。上有温泉，产黑泥，浣衣使白如雪。前为蛇洋洲，各有山阜，缥缈烟波间，可望而不可即。（类书记）濶洲旧为遂溪属地，雍正九年，雷周民颜福初呈请根濶洲田地，经遂溪县详议，事属难行，遂寝。乾隆七年，巡抚广东都御史王安国檄雷琼道张玲美转委东场司巡检严熊随带书算，丈得濶洲南面十二里，东西十里，北十里，周广四十里。自遂溪县陆路渡濶之处有二，一在草滩港，一在乐民港，计陆程均一百四五十里，北至廉府海道一百八九十里，至龙门岛前明驻游击署址尚存。”

“康熙元年，迁界后户口安插雷廉间而间无居人矣。洲内村基八处，

面面皆山，山麓大小，水坑三十有一，籍资灌溉，可作水田者约二十三顷零，余旱田七十五顷零。山岩不产竹木，器具薪樵之属，无所取材。又洲形如蟹，船只收泊，风信不顺，难于进澳。设兵安塘，所费不貲，开垦之议复寝。乾隆十八年，知府周硕勋因海面巨洲，介在雷廉，漫无专辖，恐聚匪藏奸，请飭水师相机控制。旋经高州总兵官杨永和以安民开垦，固属难行，防范稽察不可不密。查雷协海安营距濶洲六百余里，龙门协永安营距濶洲一百五十余里，濶洲本隶雷郡，若海安营因相隔路遥而竟置不问，殊非定界分疆之道。若永安营因濶洲非廉郡所属乃近在肘腋竟漠不相关，亦非急公趋事之义。因令龙门协副将、海安营游击每年上下班统巡时，各赴濶洲亲查结报。月巡应归用安营守备，以专责成，议上两院通飭遵行。”

“嘉庆十二年间，洋匪与岸匪相通踞为贼巢，两广总督百龄巡边至雷，飭洲内居民徙入雷廉，居室田亩尽毁。十五年招安。海寇洋面始靖，因勒碑封禁，以垂永远。”

关于清代的禁海，《清史稿·食货志》“户口田制”中有记：

“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而广东穷民入山搭寮，取香木舂粉、析薪烧炭为业者，谓之寮民。雍正四年，定例照保甲法一体编查。乾隆二十八年，定各省棚民单身赁垦者，令于原籍州县领给印票，并有亲族保领，方准租种安插。倘有来历不明，责重保人纠察报究。五十五年，谕：广东总督奏称，撤毁雷、廉交界海面之濶洲及迤东之斜阳地方寮房，递回原籍，免与洋盗串通滋事，并毁校椅湾等三十二处寮房共百六十二户，另行抚恤安插。沿海各省所属岛屿，多有内地民人安居乐业。若遽飭令迁

移，使数十万生民流离失所，于心何忍。且恐办理不善，转使良民变而为匪。所有各省海岛，除例应封禁者外，余均仍旧居住。至零星散处，皆系贫民，尤不可独令向隅。而渔户出洋探捕，暂在海岛搭寮栖止，亦不可概行禁绝。且人民既少，稽察无难，惟在各督抚严飭文武员弁编立保甲。如有盗匪混入，及窝藏为匪者，一经查出，将所居寮房概行烧毁，俾知儆惧。其渔船出人口岸，务期取结给照，登记姓名。倘进口时藏有货物，形迹可疑，严行盘诘，自不难立时拏获也。”

这里记载的濶洲在清代的开发和禁海史实资料，使人们对濶洲的社会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清代俞功懋写了一篇《濶洲说》，其中记述：

“水中可居者曰‘洲’。居于海者大率洲其统名。而星罗棋布，天池巨浸间者，不知凡几。以东粤论之，琼州即一大洲，故，名琼岛。此处之外，以洲名者更僕难数。而晋刘欣期撰交州记，独记合浦八十里有濶洲，周围百里考之。前代，合浦郡兼辖琼雷而自分郡以来，则濶洲属雷州之遂溪县椹川司。交州记云合浦有濶洲，盖从其朔言之也。

唐制，椹川有巡司，在椹川村遥领濶洲，宋元因之。明初置濶洲巡检在洲，嗣因海警设濶洲游击，名为防海兼守珠池。分左右二部击牙山营大小兵船均隶濶洲营，近百数。洲有游击署，乾隆时遗址尚存。嘉庆十一二年间，海贼张郑二寇及乌鴉二乌石二伍细青阿婆带等恶氛正炽，洋匪与岸匪通踞为巢，不得以，飭洲内居民分徙雷廉，庐舍尽毁，田亩荒芜。至十五年，洋面既靖，遂勒碑永远封禁，盖与康熙初年迁界安插洲民一空之办法略同。

议者总以设兵安塘所费不赀，置戍开垦事属难行，且谓山石峻岩，不产竹木，所需器具，薪樵之属，无所取材。又谓洲风信不顺，难于进澳。故雷冀其去，廉厌其来，几同瓯脱。究其海面巨洲，介在雷廉，浸无专辖，聚匪藏奸，诚非细故。

旧志，遂溪遂溪县西向二百里海中有濶洲，山有三池产珠，周围皆海，周七八十里是濶洲。殆即媚川都五洲七洲之外洲也。”

“又载，廉郡珠母海中有濶洲，周百里，昔有野马渡此，亦称马渡。则于廉不远矣。洲形如蟹，团团成匡，前各记百里或七八十里，盖大略也。实丈得周广四十里，其南面稍赢二里，两傍差出双螯，宛然攫抱磐石，旋涡守风，寄椗八村跪列，面面皆山，山麓大小，水坑三十一，引其泉灌田，可开水田旱田近百顷。山多田少，余夫以采海为生或类珠户。涌出温泉不难而热。又产黑泥，擗衣皓白，是名大蓬莱。其阳有蛇洋洲，特起山阜围里数，略狭。与濶洲相对，波光云影，紫翠空漾。殆可比三神山，故名小蓬莱。瀕洞万顷，中伊以横行者，互乎其间，复以宛蜒蟪屈者，俚乎其左。意者造物之无心结构矣。

俗以合浦县丞为山口左，又谓永安左或讲归廉之拟移县丞驻濶洲。稍资弹压。然如雷琼道兼辖廉州，实一府则料理兵饷，只海南一府不过遥制海北，免孤悬海外之势。莫高雷廉总官兵取给于三府，故雷属地丁拨饷全解高廉道，不只高廉雷兵备道也。

濶洲有二道焉，一草滩港，一乐民港，计陆程均一百四五十里，方渡洲北距廉州龙门岛则一百八十里海道径达合浦，为廉郡附郭。虽北海陆路六十里珠场巡检司在北海，由北海以望濶洲，天气晴朗隐约可见。米船往

返顺风，一日洋面对渡八十里，与交州记符。

冠头岭近北海旧设炮台距涠洲八十余里……

《海国见闻录》：外洋有涠洲，当雷廉琼三郡之中，惟盛夏南风大作不可停舟，余时皆可湾泊，盗船便于憩息，则此涠之利害久矣。近来，村基重开，寓客家四五千人都入教也，亦有书塾习应，制诗文补。遂溪县学弟子员数名其举秀才者，村氓奉为乡望。

此洲为廉洋门户，殆作外围之篱藩，而可以固吾围乎，故别名曰：涠洲。

按划涠洲归合浦管辖，而以永安巡检司移驻。事在光绪二十余年。”

“涠洲”碑和《涠洲说》不但是全面完整地详述涠洲史迹的重要文献，其中关于涠洲沿革归属的记述，更是后世了解涠洲的重要依据。

又如，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

“卢循昔据广州，既败，余党奔人海岛，野居，惟食蚝蚶，垒壳为墙壁。”

《广东新语》中记：

“吾粤三面阻海，而南奥为左蔽，涠洲为右翼，虎门为前屏，此皆险要。”

“遂溪有温泉，在涠洲，其泥黑，以浣衣可白如雪。”

“廉州府：珠母海府东南八十里巨海中。中有七珠池：曰青莺，曰杨梅，曰乌泥，曰白沙，曰平江，曰断望，曰海渚。后为五池，其东为断望、对达二池，无珠；西为平江、杨梅、青莺三池，有大蚌，剖而有珠。今止以三池名所谓合浦珠也。南汉刘于合浦置媚川都，令人入海采珠，溺死者

甚众。宋开宝五年，诏废之。明嘉靖二十二年诏采珠，二十四年复采，寻以碎小不堪用而止。海中有围洲，周回百里，昔有野马渡此，亦名马渡。”

清代张渠撰《粤东闻见录》中记：“遂溪有濶洲、蛇洋洲。二山相峙，旧名大蓬莱、小蓬莱。”

清工部尚书杜臻《粤闽巡视纪略》记：“濶洲……古名大蓬莱，有温泉黑泥可浣衣，使白如雪，前为蛇洋洲，周四十里，上有蛇洋山，亦名小蓬莱。”

清人邱对颜有《濶洲》诗一首：

濶洲对冠岭，中若隔一发。潮势俨盘旋，山形恍环缺。
其前一门岬，其后众需兀。泊可容百周，屯合聚千卒。
有草翳而蒙，有泉清以冽。颶作罕惊虞，帆飞频出没。
地气殊膏腴，渔人常窟宅。尉此雄岩都，何异神仙阙。
胡不筑城寨，徒弃作巢穴。往者浮蛟鳄，此区成鼠窃。
倘使集鸛鹄，蝼蚁焉能窃。珠崖秀文明，汉世犹阔绝。
区区魏中梁，端赖人造设。况此本咽喉，尤宜城壅铁。
下以联琼管，上以扼交越。龙门兵雄多，拨守莫易辙。
暇则安耕耨，变则严简阅。境是六鳌戴，兵乃五兵摯。

从这些历史典籍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精彩纷呈的濶洲。

此外，由于濶洲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发生的海盗战事在史籍中也多有记载。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十二月，安南海寇翁富等人率领700余人从龙门港登岸袭击钦州。百户吕朝炯越城逃走，学正李嘉谕被杀。次日，翁

富等复在城中大肆掳掠，杀百姓 200 余人，并焚烧东门城楼及城外房屋。次年正月，复人寇龙门，濶洲中军守备祝国泰率兵抵御，官兵全部阵亡。

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艇匪啸聚肆掠，总督福康安简练水师，募奇才异能者领之。标技勇绝伦，且生长海孺，习知水道险易，能久伏水底，视物历历可数，特被识拔。是年夏，海盗吴昌盛等寇龙门，奉撤率水师随阳江协副将林国良进剿，昌盛败遁，追至濶洲，擒之；并其党三十三人，皆伏诛。复剿狗头山盗，录功补都司。

嘉庆元年（1796 年）十一月，朝廷派出 30 余艘兵轮，进入濶洲、龙门、碇洲海域围剿海盗。

嘉庆十年（1805 年）四月，在濶洲获贼船四，擒贼 80 余名。六月，广东海盗在“立合约”的基础上实现了大联合。参与订立“合约”的共有 7 位帮主，“敛财物岁计银不下十万两，而濶洲、闾洲孤悬海外，遂据为巢穴。李相清、吴知青又朋比以益其势，由是东中西三路俱扰。中外商民不安业者弥年矣”。

光绪十一年（1885 年）七月，琼州道员乘兵轮在洋面遭到袭击，发生了战斗。冯子材曾派副将梁正源率水师巡海，在濶洲岛附近与“海盗”相遇，发生了激烈的海战，官兵被打死打伤多人，“海盗”船乘风归去，梁正源则“未敢穷追”。十一月，又一次遭遇，曾“激战三时”之久。1886 年初，又在白龙尾大战，“海盗”船 5 只，一齐向官船开炮，战有半日，未分胜负。

最著名的还有张保仔。

张保仔，又名张保，江门人，生于清乾隆年间，具体年份无考。其父是渔民。张保仔自小随父出海捕鱼，15 岁那年，一次在海上捕鱼时正遇海

盗郑一率众劫掠江门，将其掳去，收为义子，后当了头目。

张保仔治盗极严，尤其禁止部下奸淫、乱杀百姓，且赏罚分明。他还立下三条纪律：一是私逃上岸者，谓之反背，捉回插耳刑示众后立杀；二是凡抢夺的货物，不得私留，当众清点，二成归抢者，八成充公入库，凡私窃者立杀；三是掳掠来的妇女，不许污辱，询籍注簿，隔舱分住，有犯强奸者立杀。还规定向百姓买东西，须高价付钱，如有强取者立杀。因而得到群众援济，粮食火药充足。

张保仔还借助迷信手法服众：先把自己的主张私下告诉道士，然后在“神楼船”召开大小头目会议，经商议后由道士求神问取决。道士将保仔的意见作为神的意旨，使部属深信不疑，言所计从。由于行动计划安排周密，因而往往取得预期效果。张保仔被部属视若神明。由于张保仔治盗有方，前来投靠的人不断增加，成为当时各帮海盗中最大势力的一派。全盛时期，有部属7万多人，大小船舶千多艘：大船上装有大炮，备有不少短刀、长矛等；小船装有旋转炮，盘踞于广东西路的高州、廉州、雷州、殖州、钦州、儋州、崖州和万山群岛等沿海。

张保仔有大本营所在地，据史料记载，张保仔在大本营设在濶洲和碇洲。道光年间温承志著《平海纪略》载：“……而濶洲孤县（恩）海外，遂为贼之巢穴”“……凡濶洲、碇洲各岛屿为贼所据者，公命承志与赓额、誓黄樊二镇军，率偏往悉扫荡之。”这两个岛远离大陆，巡海官船不容易抵达。据道光年间袁永伦著的《靖海氛记》载，两岛四周高山环抱，内可泊大船数百艘，是避风良港；岛内水中间有一块陆地，人迹稀少，肥田美地，林木茂盛，鸟兽出没，是理想的驻军之地。

嘉庆十五年（1810年）四月三日，张保仔率16000人到香山县芙蓉沙向清军投诚，交出大小船470艘，粮饷40多万两，刀矛等军械3万余件。张保仔投诚后，取名张保，授千总之职，积极剿灭海盗，为平定广东沿海海盗立下战功，受朝廷赏识，奖戴花翎，擢升守备，不久擢升为顺德营都司。嘉庆二十四年，擢升为福建闽安副将，官至三品，委任镇守澎湖。道光二年（1822年），张保仔死于任上。

关于涠洲岛的民间传奇。

涠洲岛与北海之间的海域古名“野马渡”之说。野马渡的得名起因于古时常有野马结伴从涠洲岛渡海而来。《太平环宇记》中关于把涠洲岛至北海的海域称“合浦水”，又名“马渡”是因野马能够泅渡而得名。既然野马能渡，则有两种可能，一是古时涠洲与大陆隔水不宽，野马能泅渡而过，二是古时涠洲与大陆之间的海域潮汛涨退幅度大，潮水退时，人或动物可以蹚水而过。“野马渡”之说是否可以印证古代涠洲与大陆之间于潮起潮落之间有一个可以“蹚水”而过的野马渡，而这个野马渡也就是信息交流的通道呢，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野马渡”通道，涠洲岛的信息才能早早地记录于晋唐的史籍之中。

地方史料记载中，民间有“走路往涠洲岛卖发糕，到涠洲时发糕尚温”的传说。由此可见，古时确实可以从“野马渡”蹚水往返于涠洲与大陆之间，古时大陆妇女沿着这个“野马渡”去涠洲卖发糕应该是可信的，关于涠洲岛“野马渡”、“卖发糕”的传说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的折射。如果能将历史上的史实典故与民间传说结合起来，涠洲岛的旅游资源又多了几处亮点，岂不大善，又何不乐而为之。

廉州校园内的天妃庙。廉州校园内的天妃庙有一段“迁徙”故事。原来，廉州校园内的天妃庙是从涠洲岛搬迁过来的，算是廉州庙宇中的“客家移民”。

为什么廉州天妃庙要从涠洲岛漂洋过海而来呢？事情得从顺治康熙年间的“禁海”说起。

据《清实录·圣祖卷》记载：为使郑成功无内地物资接济，顺治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农历），清廷下达了“迁界令”，“令闽、粤、浙、江南四省向内地迁移三十里，禁渔舟商船出海，界外房屋村庄渔船尽予焚毁”。康熙即位当年又严令“从大虎门至钦州防城，沿海居民内徙50里，设排栅，严禁出入”（见民国版《合浦县志》），时合浦属广东、涠洲岛是合浦辖地，当然属于“内徙”的范围，这就是涠洲岛居民内徙的历史背景。

涠洲岛是全渔户，靠耕海为生，在古代，渔民被称为“渔蛋”，即渔家人，没有陆地居住的权利，只能“穴舟而居”。因此，对海神有着虔诚的信奉和依托。渔家人信奉的海神是“三婆婆”，也即是合浦方言所称的“三婆”，供奉“三婆”的庙宇就叫“三婆庙”。三婆是南宋福建莆田一林姓人家的女儿，因其贞烈死后为神，到了明朝被封为天后（也称天妃），后世遂将供奉之庙称为天后宫或天妃庙，是东南沿海至北部湾一带最受敬奉的神灵。沿海有港口码头处必有天妃庙或天后宫，涠洲岛三婆庙始建于明末清初，始建庙址在今涠洲岛码头“鼓形石窟”之下。清廷下了“禁海”令，强制实施搬迁之后，岛上的渔民并不愿意离井背乡，清廷见状，采取了烧毁渔船，驱逐渔民的更强硬的行动，逼使岛上渔民向内民迁徙。当时的廉州府一带水路直接与大海相通，廉州理所当然就成了渔民们迁徙择居的第一站。岛

上渔民选择r最靠近大海的西门江码头（即今廉州中学魁星楼码头）修建三婆庙。

择址重建的三婆庙完全依照涠洲岛“鼓形石窟”下的三婆庙原状为依据，规模是宏大的，由门楼、前殿、大殿组成，为三进三间式建筑，规格布局与今涠洲岛的三婆庙基本一致。涠洲的三婆庙也随之迁到廉州府城（今廉中海角亭边）。不同的是，《廉州史志》述中称之为天妃庙。

经过三百年的风雨侵蚀，廉中天妃庙已残迹斑驳，但其规模格局依稀可辨认。今廉州海角亭的山门，就是沿用原天妃庙的门楼重建的，由此可知天妃庙当年的雄姿。据记述，廉中天妃庙正门的对联则是从福建湄洲天后宫“请”过来，联云“深恩施粤海，厚德纪莆田”。该联现作为海角亭山门对联，以代替海角亭原用的“不到此亭哪知象郡珠崖关万里，试观于海才见龙门冠岭云水千重”联，今天人们到海角亭游览，除了实地观赏天妃庙的布局现状之外，还可以通过海角亭的山门和对联，感受到天妃庙当年的规模和氛围。

现今涠洲岛码头边的三婆庙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开放海禁，准许渔民回原籍地居住后，再从合浦搬迁回去重建的。

香港九龙巡检司迁移到涠洲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清政府将香港九龙巡检司移至合浦涠州墩，称“涠州墩巡检司”，改属合浦县。

清政府为什么要将香港九龙巡检司移至涠州墩？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被迫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这样一来，与香港一水之隔的九龙也就成了边防前线。第二年，清政府便在九龙设置了“九龙巡检司”，并增筑城池，前后花了四年的时间，建成了周长180丈，

城墙高 2 丈，占地面积 2.7 公顷的九龙寨作九龙巡检司的衙署。这就是香港九龙寨城的来由。

但是，九龙寨城的建成并不能阻止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的魔爪。咸丰十年（1860 年）清政府又被迫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将“九龙司地方一区”割让给英国，面积共 11.1 平方公里，包括了尖沙咀、油麻地、旺角、红磡等九龙半岛以南的海岸地区，因此造成了华洋杂处的南九龙、北九龙之分。

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了新界。至此，整个香港几乎全部落入英国人手中，不同的是，条约中尚规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又议定“仍留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也就是说主权尚在清政府手中，各种国家机器还能在九龙城区内运转。

然而，不到一年英国军队就强行接管了新界，并且立即强行驱赶九龙寨城内的中国官员和驻军，迫使九龙巡检司停止执行公务，致使清政府完全丧失了对香港地区的管辖权。因此，清政府只好将九龙巡检司移至合浦濶州墩，改称“濶州墩巡检司”，隶属合浦管辖了。“濶州墩巡检司”也就成了一个由外州府迁入超出县境管辖的机构。

清政府为什么舍近求远，把与广东一线之隔的香港九龙巡检司迁至濶洲岛并保留这个设置呢？也许清政府尚期待着有朝一日还能恢复九龙巡检司吧！

濶洲苏牛角坑村边，有一座清代墓葬。墓前所立墓碑高 106 厘米，宽 46 厘米，厚 8.5 厘米，碑上铭文：“同治四年仲冬月吉旦；世居郡城东河大

林一图桃园村，清琼州府琼山县林讳兴公墓；调署龙门协右营中军守备口鹏；七品衔运名；琼府学廩生毓英；琼府学廩生毓森；五品蓝翎尽先千总永华，立。”此外，还有一块是墓葬的界碑，界碑铭文是：“上下左右，五丈为界。龙门协镇，右营守备林大鹏，监。”

从此墓碑的铭文来看，同治四年是1865年，立墓至今已有154年。立碑者有守备、千总、外委、廩生等五名，与墓中人都是琼州府人。由此推想，墓中的“清琼州府琼山县林讳兴公”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书先生，并且生前曾在琼州府学任教，立碑者应是他的门生。因为，五名建墓立碑者都不是这位林兴的亲属，而且有文有武，又是异乡建墓，除了师生之谊以外，是没有其他更大的凝聚力的。因为，在尊崇天地君亲师的古代，一日为师，终生为师，师者如父。只有为师为父者，才能享受此尊荣，这是符合古代忠孝礼仪之道的。这与《海国见闻录》中所记“濶洲，当雷廉琼三郡之中，惟盛夏南风大作不可停舟，余时皆可湾泊，盗船便于憩息，则此濶之利害久矣。近来，村基重开，寓客家四五千人都入教也，亦有书塾习应，制诗文补。遂溪县学弟子员数名其举秀才者，村氓奉为乡望。”的教育历史状况（有外地的老师来任教）是相吻合的。

至于这位林学究为何客死濶洲，有待今后考究解谜了。

三婆庙供奉的黄开广是谁？濶洲岛三婆庙的后殿，正中祀奉有海神三婆婆。三婆婆神像的左右，分别是千里眼和顺风耳两尊小菩萨。后殿的左厢，祀奉三婆婆的哥哥三王爷爷。后殿的右厢，祀奉一方两尺多高的灵位，位上写着“三婆庙始创人黄开广大人位”。

这位黄开广大人是谁？

黄开广祖籍广西合浦，在琼州生长，水师行伍出身，咸丰三年（1853年）任崖州水师副将，咸丰五年（1855年）任琼州镇台（总兵）曾诰授二品武显将军，《文宗咸丰实录》中记载：以拿获洋盗多名，赏参将黄开广花翎。

是时，雷廉琼海面海盗横行，犹以黄白豆、张十五仔为害最烈，聚船数十号，哄于廉洋。时任海口营参将黄开广受命进驻濶洲清剿，连战克捷，将张十五仔股匪穷追至安南花封洋面。逼使该匪穷蹙乞降，呈缴船炮，散遣伙党，听候安插。

黄开广不但剿灭海盗战功彪炳，而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敢于挺身而出与英军作殊死战斗。1857年上半年，从广州至佛山的珠江江面，战火未熄，5月间，英舰队司令埃利奥特指挥20余艘汽艇又向广州发起进攻，琼州镇总兵黄开广积极征调船只，集合部众，赴平洲待命出击。黄开广征募到红单船60多号，加上师船共百余号，停泊在距大翼沼附近的平洲三山江面待命，随时准备把英舰驱逐出珠江。6月初，英舰炮首先向驻守在江中沙岛的清军炮兵射击，以图扫除上溯珠江的障碍。黄开广与众将一起，指挥清军水师以密集的炮火向敌舰还击，并敲锣鸣号以助威，英舰有的被击中沉没，有的受到重创，除留三四艘泊大黄沼，其余的都退到了虎门。

为了纪念黄开广的功德，濶洲民众建庙祀之。至于三婆庙内为什么把黄开广作为始创人来供奉，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一是黄开广率兵来濶洲岛征剿海盗时，因见岛上的一座庙成了海盗的巢穴，一怒之下就把该庙烧毁了，许愿将海盗剿除后，再新建一座神庙。后来黄开广真的如愿将海盗剿除，就在濶洲岛重建了这座三婆庙。二是清乾隆三年（1738年），一名黄开

广的福建商人在涠洲附近海面遇风暴袭击，幸三婆在南湾显灵，逢凶化吉，后出资修建了此庙，庙里因此把黄开广作为始创人来供奉。黄开广剿匪安民，抗击外敌保国有功，三婆庙内供奉他的神位，应是民心所系。

抗日战火中的涠洲岛。1937年10月20日，日军军舰炮轰涠洲岛。1938年8月12日，日军首次侵占北海涠洲岛。9月7日，日本海军第五舰队又占领了涠洲岛，日军侵占北海涠洲岛是为了配合其进攻海南岛的战略。

1939年1月13日13时，日本的御前会议决定进攻海南岛。1月19日向驻广州的日军第21军下达了和海军协同攻占海南岛的命令。1月25日，日军大本营命令将该支队改编成台湾混成旅团，30日命令将该旅团编入21军战斗序列。准备把这支部队投入海南岛方面的进攻。9月23日，日军大本营向华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中国派遣军”下达了以第5师团、台湾旅团与海军协同，攻占钦州湾、南宁、镇南关、龙州的命令。

10月16日，敌驻广州的安藤利吉第21军，根据中国派遣军10月19日的作战命令，进行了各项准备，并与近藤新竹中将的海军第5舰队，山县正乡少将的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辖第14、第15航空队）进行了协同，规定进攻的部队在11月10日一早到达海南岛南部的三亚港。日军的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陆空军第21独立飞行队（两个中队）以航空母舰和涠洲岛机场起飞，配合作战。日军开始了对涠洲岛长达七年的侵占，并修筑机场、集结舰艇，使其成为日军侵占我国华南大后方的海空军基地。

日军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建成机场，是因为在原涠洲机场的基础上扩建起来的。1932年，时广东省政府要在涠洲岛修建一个简易军用机场，由广东省南区绥靖委员公署负责监管和组织修建。当年夏天，合浦县政府接命

后，即指派北海市警察局、涠洲公安分局及涠洲乡委员负责，选定涠洲城仔村背的山坡地作为机场场址，并限期三日内雇请民工将该机场赶筑完成。

5月31日机场开始动工，6月4日工程告一段落。6月11日，合浦县政府向南区绥靖委员陈章甫“呈报赶筑涠洲机场兴工及完工日期”，并将涠洲机场地形位置图附上。南区绥靖委员公署于6月复电：查长度阔度均不合，应将长边扩至一千五百英尺，阔边扩至一千二百英尺。

根据南区绥靖委员公署的指令，合浦县政府又开始机场的改造扩建工程，将原来的长边改作阔边来扩展，将机场筑成长阔各边均为1200英尺，工程于6月底完成。7月6日，合浦县政府以呈1791号文向南区绥靖委员陈章甫“呈报改造涠洲飞机场情形及完成日期”，并将改造后的涠洲机场的图纸附上。8月，涠洲军用机场正式启用。广东省为此设立了涠洲斜阳管理局，但涠洲机场终因很少使用而荒废。占领涠洲的日军，将涠洲机场扩建为大型的野战机场，涠洲机场的各种战斗飞机最多时有30余架，与停在军舰上的50多架飞机联合作战，由此组成了侵华日军第七基地指挥部。1944年4月及1945年2月，日军败退前，先后两次将机场毁坏。

日军侵占涠洲岛期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人坑事件和飞机场血案，犯下了累累罪行。

1939年5月，日军发现一民间货船在涠洲岛靠岸，认为是抗日游击队登陆上岸，便疯狂地搜查全岛村庄。在一户渔民家中查出3名运货渔民，当即拉往横岭枪杀，接着又把所有村民驱赶到城仔村，逐村逐户按籍册核点人口，未入册者均被枪杀。因点名杀人地点在日军飞机场附近，故称“飞机场大点名惨案”。

1939年11月，日军侵入涠洲岛后，在岛上建基地、修机场，抓来大批渔民为其无偿劳动。为了强迫渔民日夜赶工，日军牵来狼狗监工，动作慢者就命令狼狗扑咬，重伤而丧失劳动力者则抛人大海喂鱼。在整个修建机场过程中，共有110人被折磨而死，伤残者不计其数。史称“飞机场工程惨案”。

抗战期间，日军经常派出军舰到北海市区一带海面抢劫掠杀，手段残忍至极！据有关史料记录，仅1938年一年间，被日军抢夺的渔船有34艘，被“钩头”杀害的渔民、船民有262人。史称“钩头惨案”。

1939年，日军军舰掠夺了一艘蛋家船，然后将船上20多名渔民拉到横岭斩首坑埋。史称“蛋家船惨案”。

1945年6月19日深夜，涠洲起义队伍60多人编成5个战斗小组同时发起攻击，摧毁了日军司令部，拔掉了9个据点，共歼灭日军19名，俘虏1名，缴获汽车2辆，重机枪3挺，轻机枪4挺，步枪20多支，电报机等物资一批。起义胜利后，组建了“涠洲人民抗日守岛自卫队”。

经过了七年血与火的劫难之后，涠洲岛重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解放海南岛的练兵场。1949年12月，两广战役胜利结束，中南地区全部解放，毛泽东及时发出命令：准备解放琼崖。毛泽东特别指示，要在春夏之交解决海南岛问题。

当时已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妄图以舟山、金门、万山、海南诸岛互为犄角，构成一道防卫台湾的海上屏障，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任命薛岳为“海南防御总司令”，纠集残敌约10万人，仗着50多艘军舰，30多架飞机，加紧巩固其所谓“陆海空立体防御”，不断派军舰到大陆沿海骚

扰破坏，派飞机窜入广州、武汉等地狂轰滥炸，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安全。

毛泽东在部署攻打海南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作战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毛泽东的指示，透过错综复杂的关系，紧紧抓住了渡海作战的主要矛盾。就当时的条件看，渡海的困难很多，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动员木船，立足现有装备，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1950年3月5日，解放军40军119师356团攻打涠洲岛，全歼涠洲岛守敌700名，缴获300多只木帆船，并取得了以机帆船战胜炮艇的经验，对我军大举登陆海南岛作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为了大举登陆，参战部队首先以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从涠洲岛夺得了敌军的四百只大帆船，解决了部队当时船只不足的困难。

涠洲岛海域领空击落美国G147无人驾驶侦察机。1964年11月15日11时53分，海南岛、雷州半岛地区的多部防空雷达，同时发现一架美国G147无人驾驶侦察机，航向西北，直指涠洲岛，高度1.76万米，时速780公里。

机场指挥塔。师长刘鹤翹即令师机动作战分队中队长徐开通起飞拦截。

12时20分，徐开通驾驶歼-6型飞机上升至1.62万米高空，在左前上方发现目标，立即进入其尾后。当距离目标约4公里时，他在刘鹤翹的导引下跃升拉起，至高度为1.75万米时改平，对目标进行跟踪瞄准。当距离目标为1500米时，徐开通放减速板，从目标后下方50角进入攻击。他开炮射击，但是弹道偏低，没有击中。于是他稍抬机头，再次开炮，又未击

中敌机。

此时，徐开通静下心来，又抬高机头，再次瞄准，当距离敌机 230 米时，他第三次按下炮钮。一串炮弹打中了敌机。“轰”的一声，敌机爆炸起火，坠下高空。

“打中了！”徐开通兴奋地报告。

“打得好！打得好啊！”地面指挥员刘鹤翹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高喊起来。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击落美国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它标志着中国空军的防空作战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濠洲天主教堂的双胞胎。同治六年（1867 年），清政府对濠洲“重开岛禁”，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利用这一机会，派法籍神父上岛传教，建成了清末“雷廉”地区一座最大最宏伟的天主教堂。

天主堂的正门顶端是钟楼，钟楼有一个 10 多级的石造螺旋梯，只容一人盘旋而上直达二楼。顶层挂有一口铸于 1889 年的白银合金大钟。据说是一法籍寡妇教徒所赠，当年的钟声能传遍整个濠洲岛。教堂的左侧，是一座两层的券廊式神父楼。天主堂的大院内还设有修道院、医院、育婴堂、孤儿院和学校。

据年长的天主教徒说，当时主持建造天主堂的两位神父中，一位是范神父，另一位是麦神父。范神父是建筑工程师，他亲自指导岛上的民工（绝大部分是教徒）加工石块。有些重要的石块构件，两位神父还亲自加工，使天主堂能按设计的方案建造。

在湛江市霞山区绿荫路 85 号，也有一座天主教堂——圣维多尔堂。这

是由巴黎外方传教会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创建的。教堂的建筑面积约600平方米，高24米（包括尖塔），坐西北向东南，青石砖垒砌，墙面仿石，顶面、墙壁的内部和外部及堂前的两尖塔是纸根灰结构，外观结构与涠洲天主教堂相似，能同时容纳1000多人参与弥撒，是湛江市唯一的哥特式建筑。圣维多尔堂曾隶属于广州教区北海教区管辖。而且，湛江圣维多尔堂的创建者来自北海，他就是涠洲天主教堂范神父。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广州教区从北海派法籍范思定神父来湛江主持教务。范神父从北海涠洲带来18位教友，在西营（现在的霞山）搭了两间木屋开始传教的同时，筹建圣维多尔堂。1900年12月，圣维多尔堂举行奠基礼，经过三年的艰苦施工，圣维多尔堂宣告落成。范神父为该堂首任本堂。在创建者而言，湛江圣维多尔堂与涠洲天主教堂有双胞胎之缘。